

# 用想象建构的生命诗学 ——论残雪小说作品的文化价值观

俞世芬

(杭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02)

摘要:作为致力于考察人类灵魂的作家,残雪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是否具有深刻的当下意义?通过分析认为:她以小说时空构建的新方式勾勒了人的精神轮廓,并从反面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现代人信仰缺失与重建的问题。其中,残雪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借重表达了其对当代文化语境的一种深入思考。

关键词:精神轮廓;反面描述;信仰缺失与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1-0107-06

女作家残雪的创作与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灵魂的历史,并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了现代理性话语。这种力求以“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并由之形成的令人颇费思量的文本特征,不仅显示了残雪作为作家最奇诡之处,而且意味着她对于中国文化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理性化、系统化的思维传统的弃绝。于是有人将其作品称为“臆想世界”<sup>①</sup>,又有人质疑其作品“迷宫里到底有什么”<sup>②</sup>?不能否认的是,此类询问已然演化成为人们竭力解蔽其作品的神秘与玄机的动力:作为一个重视揭示人的精神实在并始终探索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的作家,残雪对于人性、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理解的,她的这种把握是否具有深刻的当下意义?本文在对残雪作品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企图具体探索其中的思想意义。

## 一、时空构建的新方式与人的精神轮廓

关于容纳我们身体的这个世界,荒诞派戏剧领袖尤奈斯库曾经如此形容:“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混乱的深渊”<sup>[1](21)</sup>，“是一种奇怪的,不可解释的东西”<sup>[1](11)</sup>。事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相之下所隐藏的这个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及无限性,人确实所知

甚少。不满足于表象而执着于对自我真实和生存真相进行追问的残雪小说,在小说叙事方式上彰显了一种独特的立身姿态与创作策略:坚持用一种鲜明的自我意识反抗一种既定的整体性的文化思想,以自己的方式逼近现实之谜与生命的本真。这种鲜明的自我意识体现在小说的诸多方面,例如故事与情节被淡化甚至被抛弃,叙事讲究反讽,小说整体具有寓言性质的形而上抽象化……其中,其作品时空构建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

先来看时间。对于以过去、现在、将来为尺度的,主要为叙述故事开展情节提供方便的时间三维,残雪对其进行了合理与有效的转化:一者,时间演变成小说强调关注人物此刻状态的“现在”,也就是说,小说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过去、现在、将来,将对人物的关注永远定位在现在的这一时刻;一者,时间成为借以区分有限世界与无限世界本质差别的关键词。两者中,前者意在打破被以大而化之的传统手段所遮蔽的生活,充分还原个体的生命感觉。因为人生正是由无数的活生生的当下时刻构筑而成,“如果我们的目光一直专注于单向度时间结构的历史,许多的生存体验就可能被遗忘。”<sup>[2](14)</sup>所以只要表达清楚了当下的状态,那么生命从“不在场”到“在场”,从“缺席”“遮蔽”“遗忘”到“出席”“呈现”就不再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残雪对人物此一

收稿日期:2004-11-16;修回日期:2005-01-05

作者简介:俞世芬(1971-),女,浙江绍兴人,杭州师范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刻的关注实际上是将笔端导向了潜意识状态下的不同人们的内在感觉、情绪,或是飘忽的意念,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因此显得格外生动而富有生气:X女士饶有兴致地照镜子,沉醉于对未知世界的思考(《五香街》);身患绝症的名人呆呆地坐在一大堆医书前,沉迷于对死亡的想象(《名人之死》);述遗老太婆在高楼与游戏机房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感悟(《新生活》),砂原对于毒蛇鱼水不可分的需要(《饲养毒蛇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生命,思考生命,创造生命。他们在当下时刻真正个人化的感受与思考汇成了生命的长河,至关重要地传达了生命的感觉与智慧如何形成的鲜活过程。而后者说法显然是基于小说空间的建构。残雪将传统小说中人物赖以存在的具体的三维空间简化成为两个空间世界:此在世界与彼岸世界,此在世界即现实世界,彼岸世界即无限的理想世界。如果说这个此在世界关注的永远是当下一刻,那么彼岸世界的时间标志就是无穷无尽的“永恒”。这样的时空构建首先是对于现实空间瞬间感觉的强化,意味着“在世性”和“过程性”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要。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力求在“时间”的境域内通过对在世的生存状况的分析,打破体制文化的遮蔽还原生命的感觉所做的努力一样,残雪小说中现实世界的时间运用只是为了表达小说人物的“心理时间”,使人物处在“存在”的短暂时间中。而彼岸世界的时间永恒性的设置,则行使着人们超越短暂现实,对家园、崇拜、宗教、乌托邦和白日梦等等理想国追求的权利。人们正是凭借对彼岸世界的接近来完成对现实世界的痛苦与危机的克服。

小说《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正是以有限世界与无限时空为经纬架构了一个复合时空,典型地诠释了作家的这一叙事思想。作品中主人公的叙述始终在两个截然相对的领域中交替进行:其中一个“这个世界”,天漆黑的下着大雨,一群猥琐的带着神经质的人们在疯狂地行动着;另一个是“那个世界”,一个梦境的世界,有着美丽的如同幻影一般的冰的世界。两个世界代表着两个空间,即肉体世界和在它之外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我”不断地感受到那群可怕的亲戚对“我”的逼近、离去,进而又再次逼近的时间演进,感受到那群奇怪的送葬者队伍的由远及近,婴儿哭叫声的消长,跳入树坑的老妇人的瞬间变成化石。“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不以线形的时间为标志,清晰地标示出事件的更迭及由此带来的“我”的情绪的多变。也正是出于对这个

现实世界的紧张、疑惑和恐惧,“我”得以使自己的内在精神实践着由这个世界向那个世界逃遁的功能。在那个世界中,时间只是一个与“永恒”相关联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名词,它代表着一种存在的状态:“我”终于得以摆脱皮囊的桎梏和时间的限制,在一方自由的天地中任意飞升。在这里,身处复合时空集中的小说人物在现实世界所经受的生存的痛苦体验,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以及对于自由世界的寻找,所有这些精神特征的描绘实际上都是残雪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理性的人进行充分讨论所勾勒的理论轮廓。

## 二、传统文化精神的反面描述

以血缘结成的家庭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人们依托于血缘延续以求实现对人生的留恋和对理想的追求。因此,“重孝”“亲子”“和谐美满”等在体现了强烈的家族亲和力的同时,突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求超自然的满足而关注寻求积极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当主流文化正极力追捧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人伦关系时,残雪却从反面来剖析家庭,揭示了人伦信仰的不可靠。

她的大部分作品中没有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场景:作父母的对孩子不见得就慈祥和蔼,作妻子的对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生活也毫无审美兴趣与快感,而作丈夫和孩子的也从来不会将家庭成员放在心上……家庭中弥漫的是隔膜、冷漠和戒备,有时甚至是欺骗与敌意。在《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作为妻子与母亲的阿梅在叙述中完全将儿子与丈夫视为异己的存在,他们既不会让她高兴也不会让她难过,似乎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而儿子和丈夫也从来都是以“喂”称呼阿梅,他们同样没把阿梅放在眼里。《苍老的浮云》则更直白地颠覆了所谓的人伦亲情。虚汝华的亲属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虚鄙视并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虚的父母丈夫联合起来一起迫害她,而虚的母亲早年就不幸被丈夫抛弃。《山上的小屋》干脆将家庭成员之间的陌生感与敌意上升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在一种梦魇般的迷茫与恐惧中,已经洞穿了来自父母双亲的疯狂与恶毒的兽性压迫,“我”对于父母的信赖也因此被完全抽离不复存在。更多的作品中主人公是单枪匹马找寻生命的意义,亲情、爱情甚至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新生活》中退了休的老太婆述遗就是这样一位老

人,她独自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幢三十层高的楼里。正是在楼下的黑脸汉子、大楼的电梯修理工、以前的邻居彭姨,还有游戏机房的老板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她才摆脱了心灵的虚弱与胆怯,摆脱了缺乏自信的生命状态,逐渐坚强而深刻起来,终于到达了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境界。通过这种人物设置的方式,作家实现了对人伦亲情的颠覆,有力地否定了传统文化这种功利性信仰的虚伪性:所谓的“亲子”“孝道”在更大意义上不过是在“暗示着对活人自己的安慰:一方面是期望自己死后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更深层的心理恐怕还是对死后的渺茫感到空虚与恐惧。”<sup>[3](44)</sup>

残雪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典型体现了传统文化功利特征的道德。“道”是指人道,也就是合乎礼仪的原则;“德”是指个人的德行。两者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千百年来儒家之士的人格追求。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sup>④</sup>“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⑤</sup>的说法,实际包含了“道”与“德”中不可回避的政治因素。因为儒家始祖孔子正是在发现了君主个人的品质与王国政权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利害关系后,才认定伦理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的,更应该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经世俗政权的消化,这种对于完美德行的理想追求就变味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治实用主义,并因此在长达几千年中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地剥夺了个体的独立价值。不能否认的是,在这组道德与自性的天平上,许多当代作家会自觉地将生活的砝码倾向道德的一侧,以对世俗生活的道德化设计掩盖现实生活的悲剧色彩。面对这种已上升为公意伦理与集体意志的人伦理念,残雪以还原世俗生活粗鄙的本来面目为手段,展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讽刺意味。

首先,她捕捉了代表理性主体最基本要求兽性层面<sup>⑥</sup>,勾勒了人性底层最真实的一面。遵循着“唯乐”原则的这种兽性,驱使人完全受自然欲望的驱动,真实地发泄主体内心的冲动、欲望与本能。在寓言体小说《索债者》中,猫的形象极其深刻地暗喻了人身上这种无法否定与排斥的兽性:这只处境可怜的猫在被“我”好心收留后却毫不感激,只知道贪婪地向“我”索取美味;它的过分要求一旦被“我”拒绝后便发疯似的报复“我”,搅得“我”胆战心惊夜不

成眠;看到“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被搅得一团糟的时候,它非但不自我忏悔反而对“我”面露鄙夷与讥诮之色;在“我”一次次想方设法企图感化它的努力中,它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冷静与无动于衷;试图摆脱梦魇的“我”将它远远地抛到荒郊之后,它却又魔鬼般的尾随“我”回了家。这只猫的种种为所欲为无所节制的行为,彻底背离了感恩、良心、同情、羞愧和忏悔等诸多美德,所以作为发泄的兽性,很明显是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的。而作品中的“我”,作为兽性对立面的人,始终想要将兽性道德化。在最初收留猫的举动中,实际已包含了“我”暗藏于心的先验的道德预设:被收留的猫会因为感恩而对我俯首听命,因此会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新鲜有趣的内容,为“我”的单身生活增添情趣与快乐。等到猫兽性毕露并毫无收敛时,“我”对它采取的包括安抚与惩戒在内的所有措施都是企图将它身上的兽性道德化。所以,作为代表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道德,在小说中与猫身上锋芒毕露的兽性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拉锯战。而猫的最后归来,代表着粗蛮与顽强不屈的兽性的凯旋。

当然,对于兽性而言,其本能力量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应该是性。性是意味着生命彻底自由的最为自然的一种形式。残雪在《五香街》中,以性为中心环节,淋漓尽致地铺展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的可爱与道德的不堪一击。当小说开篇,五香街的中青年女子们还在对中青年男子们竟然敢将眼光“钻到人家裙子底下去了”的行径愤愤不平,并且大骂其“丧失了廉耻”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五香街十里长街上竟至于发生“男女老少全冲动起来。见到谁就抱住谁接吻,浑身乱摸,个别的还就地‘胡来’”的为期一天的“集体幸福”事件。发生这种集体意志大挪移的表面原因似乎是B女子与同行女士的裸体表演,然而内在的原因却是X女士坚韧执着的“性探索”计划对人们业余文化生活所起的深刻影响。关于X女士,作品中如此介绍她的第二职业:某日在X女士家的粉墙上,出现了“用炭笔画的一个男性生殖器”。很显然,X女士深谙“阳物是伟大而神圣的形象,它代表着一种生命力”<sup>[4](174)</sup>的人生道理,凭借着这种被D·H·劳伦斯尊称为人类生活中无价之宝的性爱,以五香街人们从未见识的神秘感与感染力,实现了对五香街人们精神世界的集体改造。这里,遮羞

的衣服、古板的性观念,不过是人类道德文明的一个符号。X女士以不可捉摸的神秘和野性舒张的气质,感召人们抛弃禁锢自己身体的外在道德。正是因为远离了身体的禁锢,五香街上的男女老少才可能集体探索生命的意义,齐心推倒通向自由之路的道德城墙,以各种狂欢姿态奔向自由。也因为如此,人和世界的关系才重新获得亲近,人的灵魂才得以与自然之灵共舞。所以,五香街上流行的粗野的偶像崇拜,实际是以某种巧妙的方式传达了人们对于象征着生命力的原初本性的尊敬与崇拜。

上述作品中残雪实际是以隐曲的笔法描述并批判了我们民族文化在历史不断演绎下形成的注重实际、崇尚现实的典型气质。毫无疑问,这种传统的品质与信仰以重孝、亲人、贵民、崇德为具体载体,在我们古典社会中曾经起到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培养文明的繁殖和强化国家理念的积极作用。然而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个人因此承担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承诺无疑又是超负荷的。因此,在面对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系统时,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包含了相应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或者说是否确立了属于当代语境的新的价值系统,是考察其思想进化的重要标识。对于读者而言,残雪通过其小说呈现的对中国文化负面的核心问题的犀利批判带来的是强烈的现代思考。

### 三、彼岸世界的现代缺失与重建

残雪在对作为传统文化主要基石的伦理品格的反面描述中,昭然揭示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此岸性特征:人们缺乏对于彼岸世界,那种代表着终极价值的客体化的外在对象的信仰,而只习惯于在现世的存在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并索取生命的意义,以此解决生命的困惑。这种此岸性特征在陷入科技不断进步、物质不断丰饶的现代境域时,更是被激发得淋漓尽致。西方社会由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奠定的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人生观的泛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一面镜子。致富的人们似乎并未因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欲横流使实用主义成为不少人奉为至尊的人生圭臬。所以,对当前流行的以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实用主义的批判成为残雪对于现代信仰批判

的立论基础。

显然,在残雪看来,复制性与机械性是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类的根本问题。所以,对于重复而单调的模式化的日常生活,她笔端的人物常常会因此感到难以忍受甚至窒息,因而左冲右突、作出开拓生活可能性的种种选择。比如,通过不断变更居所(痕与述遗等的乔迁新居),通过坚持不懈的寻找(《约会》《天堂里的对话》等作品中的“我”通过对“你”或“他”的执着寻找),甚至通过心灵深处翻江倒海的自我拷辩(《乏味的故事》《名人之死》等作品中的“我”、名人等的静默等待)……通过种种活动与方式,人物抗拒因重复导致的生命停止的存在状态,努力完备和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身上未被发现的可能性。而这种生活的可能性会随着主人公的追求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貌似相同的日常生活展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生命境界:他们往往对将要达到的更高境界一无所知,只是凭借着一种无知的懵懂或是无畏的勇气向前走,只有进入了这个更高境界后,他们才恍然领悟到自己的生命境界已大为提高。但是,前头仍然会有另一个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对于人的这种难以确定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存在不能被确实地加以定义,就是因为它是可能的存在或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sup>[5](342)</sup>。所以,正是由于求新求变求可能的生命本能与对模式化的本能反感,主人公从一种境界向另一种境界不断深入,从前的探索足迹成为不断后退的历史记忆。因为如此,努力地将不确定的前途命运转化为种种可能性,就成为开拓生命境界、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保证。

如何才能开拓生命境界、提高生命质量?首先必须认清庸常人生的本来面目。残雪的独到之处在于:她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揭示了世俗生活的非常意义。尽管它肮脏混乱、嘈杂喧闹,没有系统性、卑劣……残雪从视觉、听觉、思维与人性诸多方面还原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还原摆脱了廉价的道德美化,从而使生活本身在小说中显示了原汁原味的悲剧色彩:作品中所有令人心生厌恶的意象以及由此构筑而成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人从整体上感受到存在的荒诞、无聊、丑陋和肮脏。《黄泥街》与《五香街》是残雪此类作品中最经典的代表。

前者通过生活在极度肮脏的黄泥街上的人们对恶心丑陋难堪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怡然自得的享

受,对人类的生存境况给予了绝望的揭发,将人类真善美的本质力量被所谓的文明所束缚的真相进行了揭示。后者则借助性,对所谓的反对“格调低下”“粗鄙淫秽”“有伤风化”等代表了最正统的性观念的外在文明进行了批驳,论证了由生命的激情抒写的人生篇章才是最华美炫目的,也是最道德的。残雪的选择正应和了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赫·里德的话:“艺术家搜寻出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反常的、堕落的东西。他们选择邪恶的一面,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承担义务,而是因为要从旧的价值体系的不愉快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相信这种旧的价值体系。”<sup>[16](115)</sup>所以,对于世俗生活的原初生成意义,残雪在小说中明确了自己的看法:离开了世俗生活的现实基础,所谓的超越与开拓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在这个意义上,最粗鄙、最丑陋、最肮脏的世俗生活又是最伟大的。

然而世俗生活是把双刃剑,在磨练人们意志的同时,它同样也可能销蚀一个人的锐气与胆量。所以,当执着于悲剧性的现实世界,最终不得不面对人性绝境的真相时,绝望会成为人类的宿命。由于绝望,现实的苦难会越来越沉重,人在长久的不堪重负中会失去最可宝贵的心灵的自由。因为如此,在怀疑中寻找,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在困境中坚信意义,最终超越世俗,是每个人面对人生的虚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不少作家选择了在宗教的世界中逃避来自现实境域的心灵压力。如佛之对扎西达娃,伊斯兰教之对张承志,道之对阿城。然而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而言,宗教信仰的缺失毕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我们在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之外,缺少了西方希伯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人本主义中对灵魂与精神提升的渴求的积极成分。对此,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正是这种“终极信仰的匮乏限制了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苦难的悲悯”<sup>[17](77)</sup>。所以如何摆脱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功利性信仰,如何在人的无穷原欲与高贵的理性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就成为无法绕过的难题。对此,残雪的解决方式是艺术,她认为:“艺术本身便是生命的艺术,一个人如能执著于纯粹的艺术冲动,那便是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那博大精深的人性”<sup>[18]</sup>。在回顾自己十几年的艺术追求中,残雪意识到自己“在体验到纯艺术的终极意境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种

纯美之境是同宗教意境并列的,也许还更为博大,并且二者之间是如此的相通。不知从哪一天起,作为写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觉地皈依了这种生命的哲学,只要我还在写,我便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能在行动中实现的信仰”<sup>[18]</sup>。事实上,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著名的“六境界说”(即人的生命境界是由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和艺术六重构成)明确指出,功利是人类最为原始的阶段,而艺术才是人类的终极境界。因为功利是为解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而艺术是在人类较好解决了功利需求之后的高层次的对生命的珍惜和享用。林语堂在《中国人》中也说到:“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sup>[19](212)</sup>,指出了中国人实际上是把诗歌散文和艺术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的事实。艺术在实际上成为维持中国人的精神平衡、心灵自由的载体,根本原因在于释放了人们生命创造的激情。对此,残雪将“无中生有”理解为艺术的内在精神。她认为:“从西方来的个体精神的价值,是无中生有,是从生命力的冲动生出有来,从人性、人的生命生出天马行空的灵魂,生出不同于物的自我。”<sup>[10]</sup>所以,无中生有成为理解残雪小说的关键。这种无中生有的生命追求让人确信,真正伟大的艺术是一种自由的、使人高贵的、身心和谐的力量,它能让人塑造自己的未来。

## 注释

①吴亮在1988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一个臆想世界的诞生》中指出,残雪的小说是一个充满谵妄的臆想世界。

②阎真在2003年第5期《文艺争鸣》上发表的《迷宫里到底有什么》一文中质疑残雪90年代以后的作品内容的贫乏。

③孔子的《论语》中强调了“道”与“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④此处借用乔治·巴塔耶关于一个理性主体的系谱学是由人的兽性层面、理性(人性)层面和宗教层面三个方面共同勾勒的这一说法。

## 参考文献:

- [1] 廖星桥. 荒诞与神奇——法国著名作家访谈录[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 [2] 王小明. 人文精神寻思录[M].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 [3] 金尚理.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41-46.
- [4] 克默德·劳伦斯[M]. 胡纛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6.
- [5] W·考夫曼. 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87.
- [6] 卡斯頓·海雷斯.现代艺术的美学奥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
- [7] 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J].学术月刊,2003,(10):73-79.
- [8] 残雪.究竟什么是纯文学[EB/OL].http://wenxue.newyouth.beida-online.com,2002-07-15/2004-07-03
- [9] 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0] 荒林.谁是我们的自我——残雪访谈[EB/OL].http://wenxue.newyouth.beida-online.com,2002-09-06/2004-07-03

## The poetic disciplinary of life established in imagination ——on cultural meaning of Can Xue's short stories

YU Shi-fen

(Primary Education School,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gzhou 310002, China)

**Abstract:** As a writer devoting herself to researching the spirit of human, Can Xue has a thorough grasp of inner world of human at the contemporary era. Focu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ree aspects. First, she makes a sketch of the spiritual shapes of human by a new way composed of time and space. Secondly, she describes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negative way. Lastly, she poses a problem on the abs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beliefs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s. Can Xue's studying and using western cultural spirit shows her profound thought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spirit shapes; description in a negative way; abs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ls

[编辑:苏慧]